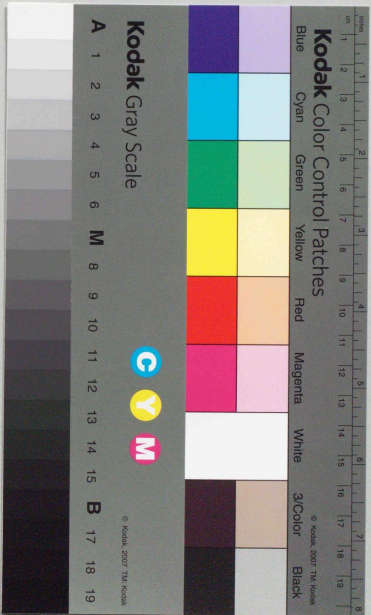


960562

謝菴遺稿



愛知芸術文化センター
愛知県図書館

三輪庵藤氏寄贈

藤嘉言字彰甫、丹羽氏稱新治嘗臣於本藩竹中氏後致仕祝髮稱章甫自幼好讀書善畫山水壯年不娶性清介寡慾唯嗜酒或時講劍槍以養壯氣嘗遊東山般若臺參雲卧禪師機相投如舊識及父沒其故居頗闕遺產千金皆付近族某不顧而結茅於禪師之側號謝菴獨居自炊購一切經建葺貯之而以亾父為功德主焉又創亭於高處名清閑後又倣蘇子瞻擇勝亭造一小室內開李笠翁所謂尺幅窓巖上水邊隨意遷移到處攝其景色為壁間畫城中知交相識載酒往訪則共遊賞極歡或靜坐閱藏經時就禪師談禪其山居之

適如此而畫筆天然清雅者因以益進醉中作尤妙亦
州內一畸人也惜乎天不假之年於天明丙午歲四十
五而沒初彰甫欲寫富士山之真以明和庚寅四月往
徘徊山麓者數日傳其皎麗雄峻之神而歸興到便畫
人爭寶焉彰甫畫傳諸後世有具眼者自能辨其巧拙
但其為人知之者年以月減行將泯沒也因述其大槩
如此

寬政庚申十月

八十翁神谷元等齋卿

右神谷翁所為彰甫小傳大抵盡之矣翁有學識善
鑒定古器書畫所藏皆多且精而尤好畫其於今人

獨賞池無名及彰甫二子畫山水以為絕俗彰甫嘗
比諸鍾期之知音以使此翁死余亦破硯絕筆哉
然彰甫少翁二十年而早沒余以文字與彰甫交者
十餘年其年相距猶彰甫於翁也少小時受其提攜
居多又盡出其藏書借讀余因得以赤貧廣覽居數
歲推獎過當許以忘年友自彰甫沒於今十六年無
後其遺蹟散在人間未有集者余就其族人搜得謝
蒼醉筆醒筆等三數卷率諧謔自恣以適己入格者
少畧采擇之得記七首題自畫九首題跋十
首說一首漫筆十三首序引四首文二首

讀一首 書三首 論二首 韻語二十七首 九
七十九首 雖不多亦足以觀其人矣 嘗以示神谷翁
謀梓之 而翁亦竟死矣 余窮甚不能辦一絲 諸嘗與
彰甫以文事相識 余所知者無幾 皆請助焉 以成是
列是舉也 徒以交友之誼 懷舊之情 云爾 傳與不傳
任世人而已

享和辛酉十二月

鈴木朗叔清識

謝菴遺稿

尾張藤嘉言彰甫著

謝庵記

吾友有謝菴者 今已謝世矣 吾更號謝菴 豈無佳名 何
必取於友也 夫謝世者 大謝而天也 人不得而取捨焉
予比年與雲卧老師往來 嘗構草亭於其山上 榜曰清
閑 今歲葺茅屋於其西 而移居焉 鄙意在謝塵冗 故友
懶與予同生 前自號亦不過此意 誰意其身大謝 而予
襲用之 謝菴謝世 而謝庵不絕 猶在世也 予猶在世 而
謝人事 猶謝世也 今且小謝 究竟大謝 後之與予同趣
者 亦將有感于斯庵 且夫終始代謝 環復其本者 天之

道也。眇乎屬於人，逆天不祥。代謝者如斯，而未嘗代謝也。斯是謝庵，隨化而無盡人，而天者也。名莫大焉。豈徒取於故友，故友賀州金澤人，姓勝木，名章，字叔明。安永丙申季秋，尾張藤嘉言書於城東之般若臺。

清閑亭記

一日清閑一日仙，世傳呂仙之詩也。予生懶惰，有似閑者，妄自謂有仙骨。坡翁云：江山風月無常主，閑者便是主人。予又愛此語，嘗以遊觀為事，到處傲然，乘興忘歸。甲午之春，春服既成，同二三子遊東郊，登般若臺，謁雲卧老師。其地雖踈林平岡，而清淨閑寂，亦難多得。盤桓

盡日，意有所慕焉。後與橫伯宜謀構草亭於其山之高处，蓋城外數里，而優於眺望者，莫若此間。亭對坤位，正南則智多一郡，遠浦際雲，所謂野間內海，星崎喚續濱，皆在莽蒼之中，稍西連勢海，帆影出沒，潮光明麗，遙岑如屏障，掩映樹間者，曰冠山，曰三國，類曰多度山，疊々山勢漸北而盡，更穹窿欲起者，伊吹山也。亭之東至猿投山林岡平遠，一望無際，北瞻木曾之御嶽，巔常有雪，隔一大濃州，巍然南面，可謂山之王矣。御嶽之東而大者，為橫長嶽，其西北則賀越名山層々競秀，四望佳景，遠者百里，近者十數里，皆來效奇於前，每良辰美景，予

來為主俯仰放情睥睨適意時訪老師聽其說法可根
已清徹眼界又潔淨漸覺佛門之廣大而般若之甚深
也一旦有感謝人事移居此際於是虛心奉佛見聞彌
新舊緣日消所謂仙骨傲骨者變為一副枯骨矣吾復
何言惟所建孤亭初意名曰清閑不得不記其所由也
世之高人逸士逍遙于此領畧清趣者便是地上神仙
不疑于呂仙之詩其不高不逸懶惰如予者有時息于
此亭被清風一吹塵心天外散去則眼下江山亦極樂
國土哉願讀此記者莫怪於吾言皆共成佛道

般若室記

嘉言效髣蓬胤造一小室所謂縱橫十尺搬運兩車結
構之巧不讓古人匠人藤義知之所為也既成問名於
客曰長明之遷也寄于和歌管絃今子為何事曰般若
確無為與名朽乎蓬胤之居也創于日埜山中今子止
何處曰般若臺上乘化止乎然則何不以般若名之曰可
哉吾固欲以搬移之義遂名曰般若室約々多義寓乎一
字名亦室之寶也哉

石居記

戊戌十月繪石于室八於是名石居石居記見其頑
然視之則石察之則八于室四辟之內曰室何以四辟

繪石居士自比也。居士之比奈何。子曰石無知之物也。居士之於世碌々無能。退居此室。般礴兀坐。共畫石九。九者數之極也。居士自謂無知無能於己極矣。石居之名。當不虛傳者。唯其頑已。石居一名般室。自有般室記。

無事室記

有物于無者。今日是也。有物則有事。人情苦物之不足。而惡事之煩。苟能知足省事。則二者皆免。吾以今日之事。不減昨日。唯恐明日之事。增于今日。所惡日新。所苦月進。瑞星老人有憂于此。是歲謝事務。老于此室。雖未免今日之身。然能無事于有者。瑞老是也。是以名無事。

室。且因其先人之舊號云。

重修清閑亭記

古人云。一日清閑。一日仙。蓋謂得仙非難。得閑不易也。予既以清閑名亭。隨分證仙者。多年于茲。是歲春。閒亭壞亦已矣。何必更作。惟予山居三年。友人時辱訪問。不得予專主此亭。於是復囑匠人。福二者。重修故趾。刈麥以葺之。亭成而會者。神谷齊卿。大野瑞星。山田有年。白井秀超。皆喜得半日閒。吐欽言之言。飲適量之酒。欣然盡歡而別。時安永八年五月十五日也。予素昧韻語。是日偶得四句。云。梅雨新晴舉世醒。山翁更醉葺茅亭。四

簷依舊邀明月長飲朝光對遠汀併記以俟識者笑云

合道石記

般若老師縱步般若臺下得塊石一枚藏篋中時出示人其石不甚奇大如駢拳黃白色白理纏之似二而一者曰是名君臣合道父子同體而屬子作之記予辭曰夫石言于晉而子野之言歸于諫是為君子能言此石不甚奇而使子強言凡強言之弊非妄則綺矣綺語妄言為佛所戒吾亦深耻之雖然拳石之有奇不如吾人之亡也豈非師欲託石之小奇以示道之大常者耶夫道者一而已矣分而為教君臣父子者教之始也合道

同體者歸一之謂也世教歸一然而國不治天下不平者未之有也昔馬鳴謂脇尊者汝所說吾盡破尊者即言當令天下太平大王長壽國土豐樂無諸災患馬鳴然然不知所言今師所為示人者亦不過尊者遺意則余固辭實為無謂矣於是敢言極贊合道或曰如是之法佛祖密付今子顯言者何也曰今之石不能言余代石言也其得之者見石即得見木即得何待予言彼未得者雖聖言佛言日夜盈耳而如聾如啞與木石何異雖然竺道生之說法也頑石為之點頭余今代石言蓋欲使後世說法者聽之點頭也以此復老師請先點頭

自老師始

題自畫九首

淵明之清高也，蓄琴而無絃，謝菴之懶惰也，有湯而無茶。世俗謂不法狂妄者，亦為無茶。嘉言懼焉，每喫白湯，自警曰：寧使湯無茶，不可人無法。徒慕清高，懶惰廢事，可不戒哉。瓦 雜 謝庵閑寂，晝如夜，夜如夢，夢時偶如覺，日清閑，以寂滅養浩然之氣，樂在其中，但未能免筆墨業障，聊書所苦，以遺知音云。謝卷 圖 物奇而畫奇，非畫之奇也，物不奇而畫不奇，不足觀也，物不奇而畫奇，實畫之奇也，物奇而畫不奇，謂之不知羞耻也。富士山

者天下之大奇也，予固不欲畫之，而今畫之者何也？蓋曰：非敢畫富士也，欲畫世之所謂畫富士者，於是有一駿州之行，縱觀數日，深服其奇，予技拙劣，有慙於山，但藉山之大奇，以小奇於世之畫富士，則亦願云爾。富士 畫卷 兀坐繁縟，畫興鬱勃，手懶于索紙，墨索頭，所有隨筆揮霍，借地為雪者，陳腐舊法，一變擅奇，闐然現其赤心，謂之本來面目者，非耶。紅卷上 以唯 畫作關公像 慶吊不均，蓋知禮之本者，適可而止，君子必取焉，末世澆漓，歌哭如醜，固無論于俗輩也，唯有遊藝之士，自是一種雅調，以紙筆慶生祝壽者，單呼為賀，有同技之人，以技相會，追吊其

師友之死謂之追善。今夫歲時不怠，勤於追善者，皆是吹彈歌舞子弟也。日月相期，唯賀是務者，乃在詩文書畫儒雅之士。予每怪少年子弟偏遠，儒雅先生偏賀壽。竊謂慶生當以歌舞，弔死當以詩文。試一為顛倒，則民德歸厚矣。雖然，生乎斯世而出斯言，予之愚也。且予素無他技，不幸作畫為朋友所知，彼責祝壽者日來相迫，固知生前我不暇于慶人，而死後無人肯弔我也。於是乎製此圖，豫弔我五百年忌，併以祝我千秋萬歲。龜鶴而佛燈，將吉祥凶為死為生，生而不生，死而不死，竊比於我無量壽佛。吾友天遊神谷先生不喜苟慶弔者。

今似諸先生亦所以慶弔先生也。

書龜鶴佛燈圖後

吾國位

東方洲島山岳之奇秀不一，而其光明正大神妙不測者，富士為最。富士國音與不死及不盡同，或云山頂留不死樂，世俗為祝壽。畫富士者，良有以也。余謂山之有富士，猶人之有神仙而佛之有阿彌陀也。阿彌陀此云無量壽，無量壽者，豈有盡乎？蓋長生不死而最大者也。巢氏之翁以橫幅請畫富士於余，余諾而未果。日逝時過翁以病終，余悲悔自責，揮淚作此圖以贈其子修甫。且告曰：昔西行上人有言，吾之詠歌一首，與造佛像誦真言者同。昔余慕上人之道而不能詠歌，生平潑墨竊

比諸寫經畫像者蓋效上人之鬻也今貌東海名山稱
西方教主雖不及祝壽請以作佛事修南喜急命裱裝
供之周忌法蓮余恐為拘泥吉凶于神佛者所怪聊記
其由為巢氏作
富士圖太平之民有何識知百年喻嗚化中
而不為魚者幾希矣嘉言陋巷小人人中魚蝦一世醉
泥三餘甘粕噫亦蠢矣唯以父祖之蔭輟猶未涸活潑
乎以屬於人又何幸也是日為先考追福佛事同族相
集余深感四恩無量無邊無盡者聊畫所懷題所畫以
付家姪教昌申之以言曰我曹頑民當以安分忍苦正
其心而修其身安忍之効視世如水自他平等無有邊

際悠然相忘于江湖者不亦樂乎教昌須知之庚子十

二月廿五日

角蝦圖興
家姪教昌

余嘗醉中讀大蘇集畫馬贊

不勝喜躍急舉筆作四馬圖自以為大有生氣及醒索

畫茫無所見蓋非醉之為夢則畫之脫化者噫亦幻矣

今集飛走名蹟唯於馬不寫其形特書坡公贊併及往

時醉迹是為神逸圖夫名畫不可遽得妙文足以傳神

覽者亦將無論于牝牡驪黃

畫水滄上著
東坡畫馬贊

書心畫也

古人既言又云畫亦心畫也然則書畫惟一心心外無

別法今刻畫譜蓋刺心也覽者印心皆為知心豈止從

知音於一世哉

題畫
譜後

題修父畫卷後

世之文人輕視畫者自以其文為文也夫既以文為文則與以畫為畫小技自喜者何異若夫以文為畫以畫為文者所謂詩之無聲而文之為畫祖也吾既不欲以文為文以畫為畫又不能以文為畫以畫為文且吾之不喜言文與畫久矣吾友修父弄筆作文人之畫欲吾有言吾今於文與畫不知其為何物但知修父耳

書木謝庵祝壽寶珠圖後

勝木謝菴嘗會飲于子生辰醉後戲作此圖為壽時共寓于平安今已十餘年矣其人物故畫與予如舊偶展

圖不堪悽愴遂取大白祝且自傾故友幽魂猶善飲乎吾其與爾同醉昔時所以慶予者予今以弔之尺幅一顆寶珠將弄予於歌哭也

書雪齋鳴門泄潮圖後

十年以前在平安日知今城兼山於容所源先生之所先生兼山皆阿波人嘗誇其地鳴門之勝兼山曰本邦山海之壯觀殊絕于異域者唯駿之富士與吾鳴門耳生長茲土者不可以不遊覽也予愕其言質諸先生先生曰其言則是也而其人未曾遊覽矣予不喜兼山之夸口欲折之而苦無術予又嘗怪世之畫富士者筆墨

相受習而不察山之真景豈如是非意欲為山雪寃庚寅四月匆々旅裝到駿河州飽觀連日親寫數幅雖如有新意奈手腕頑劣不足以盡真景唯極口贊富士以親見誇兼山以為得意安料是時兼山與其鄉友鎌田雪齋數人既遊鳴門復歸平安夸口倍于前日又屬雪齋作圖贈予大書曰酬富士以鳴門其圖精巧十倍于吾畫富士於是乎吾不復敢言畫又不敢論遊退而與吾徒之頑者喫濁酒三碗冥然一睡而已忽憶雪齋何人而能寫出鳴門壯觀之如此也其意蓋與予同而十指實超過于人吾不斯人與飲而誰與飲自是不疑鳴

門之奇夢魂常遊于飛鳥者六年于茲往歲五月客於平安始見雪齋於今城氏如舊相識是日快飲笑語論畫論遊大慰平生雪齋自言累年遊鳴門其最奇者在躋飛鳥時洶濤奔雷筆舌皆不及但意如有得前圖見戲耳他日改寫相贈予大喜別而東歸又一年雪齋不食前言經營一掃遙寄于我曰意猶未滿有負名勝吁雪齋其語愈謙其藝愈進使予對此圖一喜一懼鳴門得雪齋一洗舊污使吾卧遊清新是可喜但吾畫富士對此圖則頓失顏色見畫而不見真者將謂為三國第一拙山是所懼也余於富士見其真於鳴門見其寫真

吾之觀止矣。聊書于卷末，以期後日。示雪齋與蕪山。丁酉夏五嘉言識。

書西邨清狂謝庵移居圖後

古有移居圖。予欲竊比。請老友清狂先生圖作此卷。先生筆意新奇。墨韻飄逸。固非俗工之所及也。但藍輿中人服飾非常。我耶人耶。不知者或謂村上左衛門出遊圖。予懼于斯矣。裱裝成識于其末。

題某君歌詞後

嘉言始得某君歌詞。惕然自省。奮然自勵。且勵其徒曰。吾既率爾而言得仙。非難得。閑不易。今而後深知其寡。

不易矣。夫耳目之於聲色。四枝之於安逸。人之情也。豈有意獨不樂閑者乎。於是市井無賴。遊手好閑。小人閑居。無所不至。惟知貪形外之閑。而未能閑其內。是故好閑者不閑于求閑。而小人閑居。忙於不善。皆非吾之所謂閑者也。某君節儉正直。衆所具瞻。拮据鞅掌。勞於邦事。而退食之餘。有如是閑文。蓋君子閑雅之致。不禁流暢筆下者。意匠天然。不假斧鑿。真可欽羨。我吾儕懶散。為贅於世。亦已甚矣。近歲拙林下。日欲寡過。奈筆墨業障未除。對山看雲。動則呈醜。今仰清雅之風。覺我形穢。雖然不敢自棄。深發懺悔。不復效小人猷然之態。書坐。

右以戒曰文之閒不在境之閒自今莫貪安閒

跋芥舟癡聃法師北山一夏艸

享保年間荒木癡聃棲止此山草此記癡聃以善書擅名一世吾未知其文若是也偶見此篇如得異寶蓋癡聃為人本不陋好尚亦高可知名一藝者志不在藝矣予山居三年多得奇文亦似有宿緣今手抄一本遺源黎獻氏若有以補癡聃之名於一世者幸甚時安永八年秋七月書于般若臺之謝庵

題清狂糟百春平安遊興畫卷

客歲春從清狂老人遊平安余有疾先歸清狂獨留五

旬東遊西蕩日伴酒與畫到處命筆圖成身如泥盡遊矣又畫興也歸後運思重圖所醉凡十幅自秘藏不輕示人余偶見其稿本以告神谷齊卿齊卿素有愛畫癖即携酒與綸訪清狂而索畫清狂不得辭四閱月方卒業清狂老人生平之奇視此圖可見矣余嘗謂起趙狂雲于今之世者舍清老其誰也齊卿鑒賞一時無比亦深許吾言又一月裝潢成齊卿持卷過謝庵屬余題識余每懷舊遊常恨不果從清狂今展此圖而得卧遊平安逸興幽趣領畧既多不啻從其遊也則吾恨釋矣漫筆數言聊識其由云安永己亥秋七月

題湖東遊記後

陳仁錫有言游山水如睡卧記述如作夢當其夢時好醜皆夢一經改竄情事倍佳無乃非昔夢耶斯言是也唯余遊草愈改愈妄夢而更作夢矣至其議論橫出唐突不顧則何異寐語覽者莫怪幸甚

書墨竹卷後

圖南先生門人多作墨竹者時月會集輪流揮寫遠慕文蕪遺風近倣平安名家初先生在子安日與宮筠圃先生諸君稱四竹既而三竹物故先生獨挺然于吾鄉是以門人之從事此君於先生惟日不足而先生之誨

人也老益不倦可謂感矣此卷成于瑞星大野氏席上既而瑞星欲次之以松石亟請於余：固辭曰凡畫卷衆人作一物如此卷尤可衆人作衆物亦可或一人作一物作衆物皆無不可而獨於衆人作一物後更一人作異物者大不可也蓋嫌于非誇己長則掩其所短余之不能事墨君瑞星所知余又不敢恃所長以殿諸君也因以鄙言附其後聊塞所責云庚子八月嘉言書于般若臺之謝菴

題清狂中秋閑泛圖

中秋閑泛圖酒友清狂為田有年所作寫得舟人入神

其餘則狂老本色，唯水與月佳甚。昔人云：君子之狂出於神，小人之狂繼於慾。今觀清狂於此園，則儼然君子。我有年宜愛重，嘉言書。

愛憎蚊文說

丁酉六月，曬書之次，披清少納言枕書，至憎蚊一節。愛其言簡意至，早有豹脚，翱翔眉睫間，一如其言。當初清氏豫知後數百歲有蚊與人如今日，而下筆成斯文。予今玩斯文，而後知數百年前蚊之擾人同今日。又知自今以後數百千歲有蚊與人一如今日，而斯文之終不亡也。李笠翁云：蚊之為物也，體極柔而性極勇，形極微

而機極詐，擇地而攻，乘虛以入，昆蟲庶類之善用兵法者，莫過於蚊。是言盡蚊矣。假使予為蚊子，將避三舍於笠翁，古人弄筆見景生情，逢場作戲，以可惱可憎之蚊變做可笑可愛之文，既以自娛，又娛我後人。蚊子雖微物，亦與有力於斯文者，豈可憎哉！於是理殘帙，撲蠹魚，嗟嘆獨語，不知蚊既飽，我臂斑然。

漫論雜記 十三首

孫虞學古軍書，而孫虞截然，倪黃學北苑畫，而倪黃殊別，皆師其意而不師其迹。魯人學柳下惠是已然，孔子所善在智，若夫忽於期至善，而唯誇不襲其為者，才之

偏也。於智有間。予欲學書畫。所願止於智。

嘗聞鈴木叔清七八歲時。謂猩為佛菩薩類。雖有人笑且諭者。而固執不從。蓋因見佛像圖彙中。收入猩。身後稍讀書。而知其非。亦以自笑。今年十四。知見開發。聰敏莫及者。但懼英氣太過。還以佛菩薩為猩。類予近來一心奉佛。猶未能戒酒。何吾鈍根也。童謠有之。君這樣飲酒不已。想是變做猩。的意思。予且自懼學佛不成。反類猩。丁酉孟秋。曠書之次。披覽佛像圖彙。不禁失笑。戲書以寄叔清。希望叔清更一笑之。

膽欲大而心欲小。古之至言也。膽大者。視菩薩如美人。

愛之好之。寤寐求之。德既為菩薩。雖有溺者寡矣。膽小者。望美人如菩薩。唯願願我。唯願救我。美人雖美。不免為人。彼此感應。終成不美矣。人心惟危。竊恐世殆多敬美人者也。道心惟微。未見好菩薩如好色者也。子夏言賢。賢易色。今有以菩薩易美人者。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或曰。戲言狎侮菩薩。罪亦大哉。對曰。罪我者。必知我言者也。戲與不戲。存乎其人。且吾聞之。佛原眾生。彼眾生也。我眾生也。世尊我大宗師也。菩薩豈欺我哉。我膽如斯。願細心看我心。吾無隱乎人。

未下筆時。意在筆先。雖然紙全紙墨全墨。筆意邪正。紙

墨不省一染墨落紙而醜美無所隱矣豈不愧乎鑿藏
家明于此是故不事吮筆取於人以自適良有故也山
林之士不欲出世者猶賞鑿家之於書畫也不惟知恥
之深亦善用寸之道也

一日讀楞嚴至離即離非是即非即之句不禁喜躍舉
體欲飛蓋深感其不可言而能言不可說而能說者文
理之巧妙足以壓諸子百家矣佛法多門方便廣大今
復何論

冬夜微醉隱几而瞑有一人咳而當前舉目審之顏面
酷肖于予呀然失笑曰心友終不可得偶有貌友來

不亦樂乎其人正色曰汝勿戲言吾欲規汝汝傲氣日
長不知抑損汝五六歲時從父拜跪佛前眼含淚鼻引
涕唯庭訓是懼誠篤之狀堪憐今求諸汝無半點似者
汝知見小發誠實大散將言三世茫然佛不足深信吾
是以不得不規汝言訖無所見予醒然而覺曰昔宗岱
著無鬼論鬼見而岱亡我佛高眼慈心現身說法於吾
未著無佛論之前嗚呼生我者父母知我者我佛豈不
奉教乎念佛數遍九頓首而後就寢

古之學者有三餘吾之作畫以三中曰醉中山中夜
中夜中者三更而後醒然危坐萬緣寂靜神遊異境於

是運筆何患不生動。餘二中皆有待。夜中則無待。而常有。唯懶惰貪睡。日昏然。畫之所以不成也。

有好雙陸者。日與羣小交。吟五喝六。諍些酒錢。常歎曰。吾之技。所由來久矣。其始為閨閣之玩。今則為無賴之業。時乎技之衰也。余曰。非技之衰。而利心之盛也。夫詩文書畫。藝之上者。季世乃放於利而行。而藝或病。是故欲藝之清者。不如不售。慕雙陸之雅者。不如不賭。今夫不賭之雙陸。與無弦之琴。無餌之釣。同趣。高致莫加焉。何其技之衰之有。

賭刻鼠於猫。則脯質者贏。猫豈能鑒其巧拙。別其肖否者哉。世之逐臭趨利。不知真賞人。而猫者也。故君子之遊藝。自適而已。其以畫有求于世者。動務於脯質。而忽於真巧。亦其勢然也。獨輞川一派。寥々幽趣。無意于酷肖。又不至動猫心。謂之文人遊藝。固可也。謂之以畫說法。亦無不可也。

畫家常言石看三面。樹分四枝。或云。以造化為師者。直寫所視。何問三面與四枝也。不知直寫所視。而當視之時。不看三面。不分四枝。則不成視。而不成畫矣。然則學者。須先學視法。視法如何。假有一樹。枝之突前者。或流于右。左出者。或逃于後。環而視之。東面如斯。而南面不

如斯西北面亦爾，所視已精，時冥目思是樹，東望如何，西望如何，南北四維望之如何，忽然飛昇下視樹，稍其狀如何，仰卧盤桓，上觀碧霄如何，化為小禽，遷轉于枝間，所見如何，數者無疑，自答明白，纔為畫樹形，樹形既盡，乃畫樹性，而後下筆，於是筆研紙墨，不知為何物，偶落眼前者，雖粗實精，臂腕方且與造化友，又何問師與法，以此言之，非徒畫者難視者亦不易也，吾今論之，而未敢為然，願用此法，普視萬事萬物，不獨繪事也。

酒令之屬，有獅子之戲，其法，圍坐數人，虛擬舞曲，或鼓或笛，或小鼓，三線諸樂器，皆手摸口吟，舞獅子者，合兩

寧象其口，舉弄翩，忽然奪笛占鼓，唯意所欲，鼓笛眾器，為獅子奪者，隨即代舉，遲緩則罰，獅之移貴迅速，使人眩惑，其精妙者，眼如電，意如風，瞬息迫人，而不被人眩，予嘗交臂於其間，始笛而不省，獅之來，先受罰，盃既而為獅子，睥睨得意，不欲遷移，奇態百出，眾皆笑，徐而取鼓，鐘，數聲興，未央，安知遷轉，再四之，笛之線，又早及我也，於是浮以大白。

以下開

余讀歐陽公送徐無黨南歸序，茫然半日，念佛數遍，公之言曰，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余如有所怨也，曰亦以自警焉，余如有所慕焉，嗟乎，為佛毆我者，歐陽公哉。

不染居士曰。逍遙物外。還樂吾廬。善哉居士之言乎。三萬六千日。不能不由斯道也。死者如可作也。吾與居士歸乎。

龔譯名義集抄本序

本國之於支那。支那之於西域也。譬如今日之於近古。近古之於古昔也。是故讀異域之書者。必以龔譯亦猶學古者。必從訓詁也。訓詁之家。世不乏人。支竺諸賢。龔譯悉備。此土先於讀法。亦至矣。吾幸識字。知讀法。日讀其書。而不通古今。不達世務者。吾之不才也。比年閑居。專閱佛經。唯願寡過。或誦或寫。意在報佛恩。偶披覽龔譯名義集。深感古賢垂慈。更手抄成冊。以遺後之讀佛經者。夫讀經而求解。所以有此舉也。若夫豪傑之士。一超直入。如來藏。則無始劫來之訓詁。三千大千之名義。不待舊譯。一時盡晰。豈惟通支竺而已哉。安永八年春二月。尾張藤嘉言書于城東之石居。

海東異錄序

叔清生十歲。無文不讀。無讀不解。人皆異之。余曰。是宿業之不能忘者。又何足怪。夫識字誦文。豈鈍根而能哉。以彼聰明。未能解脫于前世。而改面生乎今日。其實可愧矣。雖然。生死事大。非口頭可論。能隔世誦文者。世幾

希有、人之異焉、不亦宜乎、叔清今十六、讀書餘暇、戲筆錄怪異、或本野史、或出見聞、其文可觀、余漫加評語、以示一二同志、叔清自忘其異、唯物異是求、適所以為異也、余不知怪之、又從而噪之、未免為儒者所怪、後世知怪之怪者、莫怪余言可也、安永八年秋七月、書于尾張城東謝菴

訂古文真寶引

世有古文真寶後集者、文真可寶、選實未精、特以名文之故、其書三四百年名於天下、文之靈可貴哉、如讀孟嘗君傳、列傳類、粗糲可笑、但其過如此、亦足以觀異域

之言矣、今文華日新、名家精選日新、於是古文之名難守、真寶之集漸廢、至于今日、人無顧者、價莫賤焉、然不賤者竟不賤、集中諸篇是已、一日有村學先生、請訂古文真寶、余曰、近日選本不為少、何必事真寶、然求其文至貴、其名至顯、而其價至賤者、皆不及此集、則先生之舉、最為達時務、誰謂先生迂腐、於是對校一過、改正編目、併鄙言贈之、亦不過各寶所寶耳、庚子正月

生老病集序

五倫樂五常者、蓋天地本性之道、四門厭四苦者、亦今古同情之教、偌大宇宙、見成世界、不過如是耳、余生乎

市不樂市。從來懶散厭常。頑固難辭。然每見世人樂常而致苦。不厭苦而逐樂。力不給而仆者。未嘗不咨嗟殞涕。而畏懼戒慎也。夫可思議者。始可思議。不可思議者。終不可思議。余十五志學。疑乎不可思議者。今四十而大惑。次之以疾病。偶值賤辰。忽感所生。於是聚親族于先人之故宅。請舊識。邀新知。快飲一場。洗心淨身。憾盡前非。欲寡後過。此會名生老病集。言幸未死也。安永十年夏四月。尾張城下彰甫藤嘉言書于楞嚴堂。

告蠅文

己亥六月。石居之士。手攜一爐。一酒壺。於清閑亭。告滿

山蠅。蠅曰。汝蚋。者。冥頑無知。亦固其性。豈足責乎。夫惟含生之類。吝死之情。萬靈一意。是故搖枝求汝。則汝如枝。偶墜者。蠖畧而行。汝生乎樹。死乎汝。近日蠅食殊暴。枯松相望于山。家待落葉。舉烟者。不喜汝之生。惟木槁。是懼有訴。汝于地主者。懸金之令。忽下。百文買汝六升。細民逐利。老弱奔走。亦可憫哉。吾亦痛恨樹之槁。而不忍獲汝。已有生。吾知汝之吝死矣。今以吾之知。投汝之無知。而強使知之。汝速營繭。化為蝴蝶。翩四散。相忘于園林者。是吾所祈。而造物之所不辭也。三日不能至。五日不能至。七日不能至。終不能

化也不能化者吾之智窮矣不如吾先自化於是香消酒盡居士既醉軒息醺々睡以至暮

祭源篤卿文

維安永十年歲次辛丑二月十九日尾張丹羽嘉言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已友篤源先生之靈曰嗚呼哀哉先生生前與予同醉或醒時相規諫雖未及莫逆亦非泛々平交今忽然長往矣猶獨醒者也愧予醉語咕囁自哀哀人蓋亦愚矣予之愚固無補先生先生之沒如不言而責予有自省焉茲陳愚衷撫棺永訣嗚呼哀哉尚饗

讀神國神字辨論

予讀神國神字辨論知異域無有而本國獨有者固多是本國之所以為本國而異于異域者也夫春花者天下皆有而本國自有一種櫻花而花色最可愛國人單稱花獨花此花者花榮極矣神靈者天下皆有而本國自有明神而神靈最可敬國人單稱神獨神此神者神德盛矣異域有天狗而此土所稱另是一種天狗禹昂逸怪相傳已久世以為僧之有學而驕慢者所變古人有駁議而近日所爭另是一種誼譁非馬子非舟子粗言惡語信々相吠所謂高聲每勝者吾未知其為何道

而世俗目以為博識雄辯元祿以來諸家學者謹謹甚矣夫神明與櫻花吾之所欲播諸異域也天狗與諷諷吾之所深為本國恥者也若夫神代字者假令古有而不行于今猶異域科斗文耳吾輩且要知羞恥莫論其有無可也

與叔清論其文書 三首

四十七人者非報讐遂成君事者耳是言精確不可改矣全篇及覆責良雄君臣一無所容足下今年十六發如是大議論當時所罕見可謂卓絕一世矣惟所惜于足下立意有似深刻者不料愚敢告足下審之夫人得

于古書言于今日而乖于事者是誰之過豈必書非乎豈必事非乎蓋必言者非也合書而乖事者無往不窮合事而乖書者不知羞恥今之學者要知羞又要不窮固非易事但於讀書之後臨事之前情量一番其有乖謬者不如且無言待吾情合古今而後發言屬文未為遲矣古書本乎人情今事亦出于情同一情而難合者時勢異也如水結於冬也豈疑于水乎見冰者吾已吾情渙然猶東風解冰也足下英才非無情量特凝情于古已是故持論之際不覺發大道閉塞云々之嘆惡是何言也夫良雄之舉雖不必合經典而不得不謂義士

四十七士求義而得義，求死而得死，亦何壯也。縱使良
雄等實如所論，不忠不義，無足言者。既千萬人忠之義
之，因是奮起，勉勵鼓舞，踊躍者，至今愈甚。一心注處，洗
百年耳目，勸懲之功，莫大焉。亦何拘陳迹，於是傳奇歌
詠公然行於天下。義士後嗣顯然，任於諸侯，刑正義伸，
兩不相乖，是謂大道。足下所謂大道者，僕未達，然閉塞
于今者，其竟不可開，由不可開之道，何日得通，是道最
遠于情矣。僕歸山日，過神谷齊卿，畧稱足下之言，齊卿
亦賞足下夙成不止，且云：非報讐者，當初良雄亦自知
其言傳記可證，足下知之否。論良雄者，固不可不知也。
僕深畏足下才力，亦惜議論不本乎情，敢盡言致愚忠，
唯祈海量，終無所窮。

足下文章理明于內，氣塞于外。蘇子由曰：文不可以學
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僕以為與氣周旋，始有可觀。縱使
心鏡明徹，遍照十方，氣滯胸中者，終不能自運矣。昔孟
子文雄于千古，其言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足下日食
古文，滿腹古氣，與浩氣不相容，宜乎其文如刻畫，而與
世背馳。僕深惜焉，放言敢伸，萬望有擇。

僕亦惜於足下者，郁：文理徒陳腐胸中，而不能自發，
所以有前書也。昨從令兄得尚書堯典首段釋義，始知

足下所養亦自有法僕實多言前書可愧而今無遺憾矣夫生人通弊其大者有三曰貪曰瞋曰癡因此演法浩蕩撰出一大佛藏而至今日世之相弊相拯無已也足下之言曰君子立言達法必見世之通弊而急拯之有旨哉足下沉默熟察近日之弊奮然提稽古之義以醒後儒之迷者是亦君子急拯之遺意而佛菩薩救世手段亦豈外此乎足下莫讐視佛之固有與足下同者如其讐佛猶自讎也僕為此言亦欲拯世間不達佛理而相疾之已甚者然不免狙人賦茅三四朝暮究竟無益僕今將不言唯願足下儒雅自任佛理又明生涯有大著述而使後世無異議足下圖之母忽

施經不立願文論 二首

馮濟川居士作施經願文曰予之施經一事而具二施何故以財贖經是謂財施以經傳法是謂法施按佛所說財施後世當得天上人間福德之報法施當得世智辯聰蓋眾之報當知此二報皆是輪迴之困苦報之本我今發願之因此二報臨命終時莊嚴往生極樂世界嘉言曰居士明知二報為輪迴苦本而好行二施且回二報以願悟無生忍登不退階入菩薩位是為貪鍋也貪鍋者百錢買小鍋既而反之曰向付錢今付鍋合直

二百當得一大鍋。賈者豈肯許我。居士之願。陳諸正人君子之前。固不可行也。唯有佛菩薩。具一種無量無邊。因圖摸糊。沒分曉的大慈悲心。於世間凡夫。嬌癡慳貪。可惡可笑者。偏垂悲憫。常要濟度。猶父母鍾愛於癡兒也。然則居士之貪鍋。亦佛之本願。後來成佛。何疑之有。但詳其文。一事料二施。二施意二報。二報却不受。以此因望極樂。是市道也。烏有佛道者哉。此等伎倆。常為儒者所嗤。亦世間如居士者之過也。嘉言蚤入他力法門。一信如來本願。問嘗購內典六千三百三十卷。本有意遍覽。知不可驟得。盡數遺雲卧老師。為小堂以藏之。且

安先人牌位其內。是舉為先人捨施。則有之。為微軀祈福報。疑於雜行雜修。則他力門徒。所不為。吾亦深恥之。若夫深知嘉言者。與全不知者。並無所言矣。知之粗者。或將比之濟川居士。吾不可以不辨。

或勸予作施經願文。嗟吾何願。將以願國土豐樂。無諸災患乎。是普天下之通願也。人之願之久矣。又何更願。將以願一切眾生。悉皆成佛乎。當初法藏比丘。浩願塞于沙界。已成正覺。使我等危疑凡心。安如泰山者。皆出如來之恩賜。未能報之。何暇更為眾生願乎。然眾生非他物。佛本眾生。我亦眾生之一。我聞一人悟真心。大地

悉化真如當知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也然則今之
俯仰兩間者全然他力後之往生蓮坐者豈疑本願人
能一信至此所見所聞莫非願力不思議乘願而來乘
願而去終日在願中亦何更願且予之施經上謝四思
下供縱觀而已若夫藉口佛說效翼菩薩喋喋佔之以
空言立願文者大丈夫恥之嘉言亦恥之

韻語二十八首

人心魚服似怪秉夷洋之性海波瀾多奇

題人魚
控溺圖

靜觀平視蠢動皆靈解衣盤礴自得忘形

題蝦蟆
及蠅圖

醺之野叟作者清狂格制俱醉人畫兩忘枕邊流酒筆

下夢長是時不寫埋沒高陽

己亥六月十七日與諸友
避暑汝海舟人先醉枕酒

擗歸周清狂圖之予乞
歸為之贊重示諸友

瑤池春宴貪嘴小兒醉花飽

實福壽何辭

東方曼倩圖牛執
桃條花果齊著

西車蓮胤室尺幅

笠翁窓殘月供圖畫推移聽化工

題款

松下清泉

冷古稱沒夏年今知人世熱消滅白雲邊

寶井三

羽

觴飛夢裡雲外子規呼醉起望殘月晨光不負吾

宿醒
閣下

規

山亭元潔淨月色上塔新洒掃任風雨從來不

擾人

清閣

殘月印泥中荷花拭碧空清香如佛界

早涼似秋風

山居

嘗愛酒中禪又憐淨土蓮對花

時靜坐盃葉竟頹然

同上

三萬六千盃自傾多一半

身同漉酒中，何怪風前散。

上同 蛸之夢始醒，栩之遊

堪樂晴日訪閑簷，似憐吾落魄。

蛸化 不同吹落帽，

筠笠更飄然，筆下驚童子。阿呀入半天。

題牧童 老

松緣城聞青野，獨魁梧。但惜冰霜質，堪書莽大夫。

青野原詠

長範物 十月醒顏日遲，似暮春臨池神不旺。有

待問奇人，與諸名士會 白描而大黑，小槌出寶珠。

指鐵成金手，豈足深羨乎。吾欲奪其柄，貪癡且昏愚。請

看福天畫，名下有吉夫。題宮寺夫白 西行行不息。

至淨土何疑，餘力著歌詠。在東方最奇，題自畫西

城東日暮白雲邊，綠樹風前耐醉眠。夢裡常瞻靈鷲會，

醒時獨笑野狐禪。孤燈將滅迎山月，陋室微明達海天。

莫道人間清夜短，三盃盡處不知年。山居偶成 山居懶

德竟無鄰，君子愛蓮擬古人。斜月二星穿沼小，謝庵前

此 開窓尺幅，眇花新亭。淨植祥雲暮，有字 清狂暴雨

晨。綠葉為杯，兼做蓋。泥邊被酒，庇全身。上 林亭六

月嘯清風，槃礴狂歌對大空。萬古情塵炎熱苦，即今飲

盡一杯中。山亭獨酌 夏日空山大古風，清閑亭上夕陽

紅坐忘，永晝今如昔。鼓腹熙熙，興未窮。題自畫獨

清閑亭上寄頑軀，滿目青山同畫圖。山色是空，是色，

不求形似學倪迂。上同 避暑禪林兼避言，那知禽鳥

愈人喧郭公歸去黃昏後敲着秧雞月下門題暑禪林

有鳥聲呼郭公郭公無答夏山空唯看綠樹陰深處

半醉頑夫在夢中夏日訪隱友三十年前運筆新近來

塗抹污天真不知八法元何物拘掣徒能老此身題功所

作松竹等字後東山驛路老經過憶舊遊行沂陸河逝者

如斯時與水清流不皺穎翻波過陸河堤懷舊典後介遊病後

老前樗散身槎牙數筆自傳真三冬倚石呈奇骨弘智

上人終有鄰題自畫古木

謝菴遺稿

愛知県図書館



1106247313

289

-7

1106247313